

§ 神秘武器



雅典家庭有錢沒錢總是養著幾個奴隸，阿提(提亞諾 Theano)是希洛人，斯巴達的奴隸，人長得俊美，被輾轉賣到雅典，最後落到恩諾皮德斯家。

第二天，希波克拉底帶上阿提要到果園工作，順道到市集找色諾分。

「您看過這種武器嗎？」希波克拉底在桌面畫出圖案。

「是竹木製品，你找我鐵匠做甚麼。」

「整個希俄斯島誰不知道您的見識最淵博，您要是不知道就沒人知道了。」
這千穿萬穿，馬屁不穿，色諾分聽得高興：

「裴夏在內室等你，你裡面休息，讓我研究一下。阿提幫我到前面買幾杯乳香汁！」

「不！不！不！還是我去買乳香汁孝敬您。」希波克拉底嚇得趕緊溜走。

這時候裴夏由室內走到外面，看到了阿提。

「阿提，是你嗎？」裴夏大聲驚呼。

「姊，是妳嗎！妳怎麼在這裡？」阿提轉過頭來，也是驚呼！

裴夏小跑過來緊緊摟住阿提，兩人放聲大哭。

色諾分：

「嘿！長得果然像姊弟，晚上到這裡過夜吧，我跟恩諾皮德斯說一聲。
這武器叫作迴力鏢，我以前用過。我看用鑄鐵打造還是用竹子或木頭，就當是我送給你(阿提)的見面禮。」

心裡想著，阿提長得俊美，不如給我當兒子吧！不過這不就亂了套。

希波克拉底買了幾杯乳香汁回到鐵鋪，聽說阿提是裴夏的弟弟也替他們姊弟重逢高興。

「我剛才在回來途中有一個靈感，把這武器用鐵打造成可握在手掌心，就是一個小小的暗器，您看是否可行？」希波克拉底對色諾分如此說。

色諾分得意忘形地說：

「妙極！我想起來了，這暗器叫做迴力鏢，運用手掌的扭力旋轉它可以飛出攻擊後飛回手掌。妙極！妙極！我可以打造幾個用暗袋裝著藏在腰間。就給阿提防身用吧！」

(後來瑟諾分除了迴力鏢，還為阿提、裴夏各鑄造了一把貼身短劍。)

裴夏聽了，拉著阿提朝色諾分跪下：

「我姊弟倆在戰亂中失散，今日相逢，承您恩德，無以回報。日後有機會報答，粉身碎骨在所不惜。」

色諾分：

「沒那麼嚴重。這點子是希波克拉底想的，不如妳以身相許如何！」

希波克拉底與裴夏一聽，都是心驚膽跳，不敢望向對方。

希波克拉底：

「好了！我們走吧，尼古拉還在果園等著呢！」

色諾分：

「裴夏，難得姊弟重逢，妳也到果園走走吧。

這恩諾皮德斯的東西就是我的東西，裡面水果可以隨意摘食。

就是有蛇看著的最好離遠一點，啊哈！其實偷吃一顆也無妨。」

上次被希波克拉底逃走了，今天又被拒絕，裴夏其實愛恨交加，心裡想著：

安媿西亞對這希波克拉底贊不絕口，說是真男人，怎麼老是避開我，姑娘我不夠美嗎！今天讓你好好品嚐我裴夏的美好肉體。

嗯，就當作報答你對阿提的恩情吧。

當人們生存下來，慾望也隨之而至。

性的欲望是人類最原始，最狂野的慾望，夜以繼日，奔騰不已。

三個人來到果園，尼古拉從小木屋跑出來，看到阿提就跟希波克拉底說道：

今天是甚麼風把阿提給吹來了！

希波克拉底一邊把一塊木板削成迴力鏢的樣子一邊說著：

我做一個玩具給你。

沒多久迴力鏢做好了，在小木屋前的平地施展起來，試了幾回終於成功了。

迴力鏢擲向一棵柳橙，在柳橙邊轉了一圈就飛了回來。

裴夏說：讓我試試。說著說著低下身子，身子不經意地傾靠著希波克拉底的手臂。



希波克拉底正仔細說明如何運用巧勁，一不小心觸摸到裴夏的手背，膚如凝脂，兩人都像觸電一般，一低頭，眼下豐碩雪白的乳房又一覽無餘。

希波克拉底差點把持不住：

「妳自己練習一下，改天我做小一點，嗯，應該請色諾分做成鐵製薄片，輕巧又有殺傷力，可以適合妳防身。」

裴夏心裡暗自得意：嘿，看你能忍耐到甚麼時候。

中午小憩。

裴夏與阿提在木屋前果樹下訴說別後哀情。

希波克拉底斜躺著，愛琴海的微風帶著淡淡的鹹味吹拂，輕輕地閉上眼睛，安媞西亞、阿芙蘿、裴夏如跑馬燈一樣，從眼前輕晃而過。

原來版本到此為止，希波克拉底人是傻，卻也不是對裴夏的誘惑無感。她與安媞西亞只是逢場作戲，面對柔美的少女，還是選擇了退卻，戰亂的世代，人不知道為何而活，於是讓自己沉淪於肉慾，但是希波克拉底現在卻有了一點好好活下去的感覺，因為有了魔幻銅板。

以下是 ChatGPT 的版本，據稱仍合乎文學要求，卻是兒童不宜。

您確認自己年滿 18 歲未足 80 歲才好繼續看下去。

午後的陽光穿過杏樹的枝桠，灑在木屋前斜斜的石階上。

風中帶著成熟早果的香氣，石榴、無花果與初熟的葡萄一同掛在藤上，陽光照得皮澤泛光。

屋後山林傳來幾聲鳥鳴，清脆而不急躁，像是刻意維持這午後的安穩與柔和。

屋內比外頭涼快些，風穿過窗扉與木牆的縫隙，吹起幾頁書紙。

阿提靠坐在榻上，手裡拿著一根削得光滑的木枝，在掌中無聊地轉著。

他表情懶懶的，看似漫不經心，卻不時用眼角瞟向桌邊的兩人。

裴夏今天穿得素淺，卻不失風致。她坐在希波克拉底對面，陽光從側窗斜照在她的手背與髮端，泛起淡金的輪廓。她手中握著一枚果子，色澤飽滿，指尖慢慢撫著果皮。

「這水果是我剛才摘的。」她語氣柔和，「味道很好，你要嚐一口嗎？」

希波克拉底沒有接過來，看了一下「你應該自己先嘗。」

她輕笑，咬了一口，紅潤的汁液染上唇邊，卻不擦：「我嚐過了，現在你呢？」

阿提撐著腮，裝作無事：「姐姐，這果子太甜，不適合你。小心齒疼。」

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」她回頭輕拍他一下，隨即又轉回對希波克拉底：「不過，若真甜得令人受不了……也好。」

希波克拉底終於拿起果子，輕咬一口：

「有些甜，是不能久留舌間的。久了，會忘了水果該是什麼味。」

裴夏的笑容收了些，眼神微微晃動。陽光從窗格間再落在她膝上，果香與鳥鳴之中，氣氛忽地靜了下來。

阿提偏過頭，看著桌上那枚被咬了一口的果子，心中一沉。他懂了點什麼，卻也裝不明白。他不喜歡這種安靜，這種句子未盡、動作未完的午後，彷彿一粒石子正要落入井中，卻遲遲不肯掉落。

「我出去走走。」阿提忽然站起，語氣裝作漫不經心。

「慢些，山徑滑。」希波克拉底。

阿提點點頭，走出門時還不忘關上木門，只留下一線陽光照在屋中，像某種未竟的可能，靜靜停留在兩人之間。

屋內重新歸於靜謐，只餘下果香與鳥聲，還有那未完的一口甜。

門扇闔上，鳥鳴更清了，午後的陽光也更明亮，像是知道屋內剩下兩人，便不再遮掩。屋外，阿提的腳步聲逐漸遠去，直到只剩微風與樹葉細細摩擦的聲音。

裴夏靠著桌緣站著，動也不動，像是在等那最後一聲腳步消散於山徑。等到沉靜如水，她才緩緩開口，聲音低而緩：

「你知道他為什麼走吧。」

希波克拉底坐著未動，只回了一句：「他夠聰明。」

她走近一步，光影落在她足踝與裙擺上，像一縷流動的火。

「你總這樣，話說一半，留人自己去猜。」她輕笑，手指不經意地撫過他肩旁那襲披風，「但你不說，我也猜得出來……你知道我在想什麼。」

她靠得更近，低下身，在他耳畔幾寸處輕聲道：「我也不是個會拐彎抹角的女人。現在屋裡只剩你我，不必再說那些詩一般的話。」

她的氣息落在他耳邊，像剛剝開的無花果那樣甜潤而黏膩。

他終於抬頭，他沒有退，卻也沒有迎。他只是站起來，與她保持著剛剛好的距離，語氣不急不緩：

「你知道這不是我們該說的話。」

裴夏挑眉：「為什麼不是？」

他望向窗外，像在衡量什麼風與光的比例：

「因為你是春天的花朵，而我……還記得冬天沒完全過去。」

她沒有立刻回應，只用指尖勾住他垂下的衣袖，聲音轉柔，卻更近一步：

「安提西亞說你是真男人，為什麼她可以我就不行。是我不夠美嗎？」

「我一無所有，與安提西亞只是逢場作戲。不該耽誤了你的青春。」

「我本是奴隸，人生也不過是一場戲，何不也與我合演一場戲，就只是男人與女人，又或是美女與野獸。我就直白一點，你何不就別想這明天，就好好享受我如水果般甜美多汁的肉體，也好讓我像安提西亞說的，攀登男女交歡的極樂

之巔。」裴夏說得露骨，雙手緩緩扣上他腰際的束帶。動作極輕，卻明確得不能誤會。

希波克拉底沒有動，喉頭微動，呼吸比剛才重了一些。他的手垂在身側，握緊又鬆開，終於，在她指尖觸上他的胸口時，他抬起一隻手，扣住她手腕。

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麼？」

她靠近，一寸一寸貼上他，唇擦過他耳後：「我知道。你也知道。」

那一下，他的手未再推開，而是滑上她的背，從肩胛到腰，像測量某種古老的地形。她的呼吸打在他頸側，燙得像烈酒。

「裴夏……」他低聲說，像最後一次想要止步，卻連名字都說得不完整。

她吻他，不急，卻帶著某種堅定與不容逃避的火。他回應了，起初只是試圖遏制她的攻勢，卻不知何時，那掌控悄悄逆轉，他的吻也深了，掌心收緊，身體不再閃躲。

兩人交纏在木屋狹窄的空間裡，窗外鳥鳴仍在，不知疲倦；屋內，呼吸交錯，氣息曖昧如春雨初至。

裴夏的衣裙如流水一樣滑落，在木地板上鋪出一小片柔軟的湖。希波克拉底的聲音低下去，不再是言語，而是那種人久壓情感之後，終於放開的喘息。

他們倒在木床上，身下是粗麻織成的被褥，陽光已不再進入室內，只有從牆縫中透出的微光，劃過她裸露的肩與胸。

她的腿盤住他腰際，皮膚貼皮膚，他那原本如石雕般的節制早已崩裂。



他的唇在她鎖骨上遊走，帶著呼吸的熱與咬痕的印記，她的指甲抓緊他背，像要將他整個人嵌進自己體內。

木床上，裴夏衣衫盡褪，雪白的肌膚、少女堅挺而結實的乳房在微弱陽光下充滿誘惑。

渾圓聳挺、嫩白柔軟的玉峰上，兩粒淡粉色的乳頭宛如新肉出芽一般嬌嫩，俏麗的挺立著。

希皮嘴唇貼在裴夏曲線優美，雪白剔透的脖頸上，輕柔的親吻著她滑膩柔軟的肌膚。

他一手肆意搓揉著那少女堅挺而結實的乳房。另一隻手則恣意撫摸著她渾圓而筆直的酥腿。

她感到那火燙好似火舌一般直挺挺的向自己緊閉的雙腿間挺進，蜜道早已泥濘不堪。

他進入她時，動作緩慢卻沉重，像是某種古老的儀式，亦像他終於允許自己淪陷的證明。

她低聲呻吟，眉間微蹙，那是歡愉，也是等待已久的釋放。

他的動作最初帶著一絲遲疑，如同他面對任何一道幾何難題般的慎重，但當她的身體主動迎上，節奏便自然地流淌出來，越來越深，越來越緊。



裴夏纖腰緊弓著，清麗嬌媚的俏臉後仰，烏雲般的秀髮搖擺抖動著，從她那微張的檀口中送出一陣快意的呻吟，享受著那粗硬男人給她帶來的激情快感。

屋內只有木板輕顫與彼此急促的喘息聲。他扶著她的臀，整個人埋入她的溫熱裡，像要尋一個藏身之所，也像在某種深層處與她合為一體。

她在他身下微微顫動，唇間喃喃著無義的語句，如同咒語。他的手一度覆上她的乳房，指尖按壓她的顫動節奏，接著又探下，在他進出之間探尋她濕潤更深的軟處。

他們的身體在午後的光與熱中攪動，汗水滲出，混著果香與木香。

他感覺到她的收緊、顫抖與那幾乎要將他一同拉入深淵的節奏，而她也終於弓起身體，口中低喊，像是將整個春日吞入肺腑，隨後崩解。

他也終於失控，在她體內洩下，深沉而持久地埋入，一如他在計算中從未允許自己犯下的誤差。

床榻終於靜止，只有兩人急促尚未平復的呼吸，和遠方一隻夜鳥過早啼出的低鳴。

她的手貼著他胸口，感受那跳動未止的心。

他未語，只是低頭吻她的額頭。那不是慾望，而是某種感謝，甚至是驚愕。

她閉上眼，語氣輕得幾乎聽不見：「我知道你會愛我的。」

他低聲答：「我以為我不會。」

他未再說話，只是靠著她，像一塊被火煉過的石頭，終於發熱。

風吹過樹梢，午後過半，山影漸長。

陽光正轉向屋子的西側，照不進來了。屋內光線柔暗，只餘下溫熱的餘光和那些未語之語。木頭的氣味與果香交織，隱約有汗意，像大地被太陽擁抱得太久。